

陈雪
— 著

SKYSCRAPER
摩天大楼

台湾中生代重要小说家陈雪，首次尝试推理元素

突破自我探问的书写，展现强大企图
以谜案勾勒在城市边缘彷徨挣扎的众生群像

《亚洲周刊》2015 年度十大小说

野圭吾般的畅快节奏，吉田修一式的幽微洞察，
陈雪最为精彩、好读的小说，难以释卷的阅读体验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陈雪
—著

S k y - S c r a p e r
摩天大楼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摩天大楼 / 陈雪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495-8457-4

I. ①摩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444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 张艺兵

责任编辑 张诗扬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内文制作 马志方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开本: 1270mm × 960mm 1/32

印张: 13.75 字数: 240千字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6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为了人与书的相遇

导 读

恶魔的女儿之死 ——陈雪《摩天大楼》及其他

王德威

（编按：本文涉及小说情节）

陈雪 1995 年以《恶女书》崭露头角，二十年来创作不辍，已经跻身为当代华语小说重要作家之一。这些年来，陈雪书写家族不堪回首的历史，女性成长的艰难试炼，还有同性与双性恋的温柔与暴烈，极受瞩目。她的文字绵密犹劲，面对生命种种离经叛道的难题，笔下绝不留情。她将小说命名为《恶女书》，《恶魔的女儿》，《附魔者》，已经可以看出用心所在。

但陈雪恣肆的书写之后，其实总有一个小女孩的身影萦绕不去。这原是个清纯的女孩，却在生命中过早受到伤害——从乱伦到自杀，从遗弃到流浪——以致再也不能好好长大。多年以后，女孩变为女人，却不能摆脱那些往事的纠缠。她喃喃诉说那

一言难尽的过去，千回百转，无非希望找出伤害的源头。与此同时，她又企图从肉身欲望的追逐里，挖掘亲密关系的本质，无论这关系叫做母亲，同性、异性的爱情与婚姻，家。她寻寻觅觅，患得患失。无尽的书写，重复的书写，仿佛是驱魔仪式，或更是附魔般的病症。

在陈雪最新小说《摩天大楼》里，这些特色依然有迹可循。但在创作二十年的关口，她做出不同以往的尝试。如果陈雪过去的作品总是从家族、从欲望个体出发，《摩天大楼》顾名思义，凸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公共空间和人我关系。陈雪的私密叙事以《迷宫中的恋人》（2012）达到顶点。她的恋人絮语剪不断，理还乱，虽然有其魅力，也隐隐透露出是类叙事的局限。睽违三年以后，陈雪走出她的“迷宫”，进入“大楼”，俨然宣告她有意放宽视野，试探小说与社会叙事形成的又一种感觉结构。

这大厦矗立于台北市外围，楼高一百五十米，地上四十五层，地下六层，费时八年造成，分为 ABCD 四栋，共有一千五百单位，三千住户。“天空城市，君临天下”，在台北 101 出现之前，曾是天际线的庞然大物，象征上个世纪末的野心与欲望；蜂巢式规划，全天候管理，各行各业一应俱全，有如自给自足的小社会。陈雪当然为这大厦赋予寓言意义，那是中产阶级的巴别塔，也是后现代的异托邦。然而这又与陈雪前所关怀的酷儿的，阴性的，恶魔的主题有什么关联呢？

一切必须从大楼发现一具他杀的女尸开始。

“恶”的罗生门

《摩天大楼》里，钟美宝是大楼里的住户，也是大楼中庭咖啡店店长。美宝二十七岁，清秀亮丽，工作勤快，善体人意，小区里的居民无不欢迎。美宝有个从事电信事业的男友。关于她的一切如此美好，以致她俨然成为大楼住户所向往的那种理想小区生活的化身。

然而有一天钟美宝却被发现陈尸在自己的房间。她身上的淤痕历历可见，显然生前最后有过剧烈肢体冲突。尸体被发现时早已僵硬，甚而漫出腐味。离奇的是，她竟然穿戴整齐，还化了妆。她的姿态被摆弄得像个诡异的，“死去了”的洋娃娃，一切仿佛有人动了手脚。但凶手是谁？为了什么杀害这样无辜的女子？

陈雪采取推理小说的方式书写《摩天大楼》。小说分为四部，主要人物依序登场，包括了大楼管理员，销售大楼的房仲业者，罗曼史作家，家庭主妇，钟点清洁工等。他们为大楼生态做出全景式扫描。然后命案发生了。陈雪安排证人各说各话，形成了罗生门式的众声喧哗。在过程中，我们惊觉美宝其实是个谜样的人物。在她透明般亮丽的外表下，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秘密。作为读者，我们抽丝剥茧，企图拼凑出美宝的过去：她不堪的童年，她那美丽而有精神异状的母亲，阴鸷的继父，雌雄同体的弟弟，还有那纠缠繁复，充满狂暴因素的多角情史……

熟悉陈雪过去作品的读者，对钟美宝的遭遇不会陌生：她

是“恶魔的女儿”又一个版本。从《桥上的孩子》到《陈春天》，从《附魔者》到《迷宫中的恋人》，这一原型人物不断以不同面貌出现。她出身台湾庶民社会，童年家庭巨变，父亲一筹莫展，母亲下海为娼。这个女儿小小年纪必须自立，在懵懂的情况下，她被父亲性侵了。家庭伦理的违逆带来巨大的创伤，逃亡和死亡从此成为挥之不去的诱惑。

但故事这才开始。身心俱疲的女儿长大后力求安顿自己，却又陷入爱欲的迷宫。同性恋还是双性恋，自虐还是虐人，成为轮番上演的戏码。带着家族的诅咒以及色欲的原罪，“恶魔的女儿”注定堕入所遇——也是所欲——非人的轮回。

陈雪的作品带有强烈自传色彩，也常常引起好事者对号入座的兴趣。这是小说家的变装秀，也是对读者的挑逗。而她有关女性与同志的爱欲书写，时至今日，已经进入主流论述。相形之下，我认为陈雪作品所形成的伦理寓言部分，有一般酷儿写作所不能及之处，可以引发更多探讨。

“恶”是陈雪创作的关键词，也是她在描述各种精神创伤与爱欲奇观的终点。什么是恶？在陈雪笔下，恶是家族堕落的宿命，是父权淫威的肉身侵犯，是社会多数暴力和资本暴利，是异性恋监视下的欲望流淌，是难以诊断的病痛，不可告人的“秘密”。恶是奉礼教之名的善的彼岸，是无以名之的罪的缘启。

陈雪也探讨另一种恶：恶之花的诱惑。在这里，“恶魔的女儿”不再只是牺牲，也摇身一变成为共谋。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好，身不由己的沉溺也好，她以暧昧的行动，逆反的逻

辑，从创伤开出以毒攻毒借口，将堕落化为游戏。究其极致，恶不指向礼法的禁区，而是放纵的渊藪；在那阴湿的底层，但见各色奇花异草怒放，无比引人入胜。

但陈雪的谱系里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恶。太阳底下无新事，人生穿衣吃饭的另一面，就是行尸走肉的漠然与无感。我们都可能是“平庸之恶”的一分子。从无可名状到无所不在，恶的家常化才是陈雪所想象的终极恐怖吧。摩天大楼就是这样一个所在。大楼打造出一个理想的有机共同体。然而光天化日里已经藏着一触即发的变故种子，或死无对证的谜团。唯有偶然事故发生，牵一发动全身，方才折射出住户的无明和伪善。

在《摩天大楼》里，钟美宝的死亡彰显了陈雪的恶的谱系学。一个花样年华女子的猝死在在引起大众的慨叹和不舍。缉拿元凶、绳之以法，俨然是除恶务尽的必要手段。然而陈雪暗示，作为“恶魔的女儿”，美宝就算死得无辜，也不能置身事外。这就引起了小说辩证的两难。美宝温良恭俭的生活里有太多暴烈的因素。她苦苦与人保持距离，甚至借不断迁徙藏匿行踪，但她的隐忍却反可能是杀身之祸的诱因。另一方面，她在爱欲的漩涡里铤而走险，一次次试验死亡与屈辱的极限，显然迫使我们思考她死因的其他可能。

而陈雪的野心仍大过于此。按照推理小说公式，她让小说一系列证人说明自己和死者的关系，也澄清犯罪嫌疑。这些人证包括了美宝的男友，与她有染的其他情人，暗恋她的咖啡店女同志员工等。吊诡的是，他们明明有自己与命案无涉的证据，

却又同时承认自己“不无可能”就是谋杀犯。他们的自白是出于什么动机？面对美宝的尸体，他们可能既是无辜的却又是犯罪的么？

恶是有传染性的。恶魔的女儿哪怕再天真无邪，难保没有自噬其身的基因。与美宝来往过的人，怎能不受波及？他们觉得罪过，不仅是因为“我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”，而是理解自己曾被美宝勾起非分之想，或的确做出越轨行为。尽管日常生活遮蔽了种种生命暗流，美宝的神秘死亡却陡然提醒当事人所不能身免的共犯结构。小说结束时，真相似乎大白，但凶手何以下此毒手？

谁知道为什么？知道了为什么，是否就可以抵消罪恶？理解犯罪人的心理过程，为的可能是宽慰还活着的人，然而，如果那就是根本的恶呢？

陈雪过去的作品围绕家族丑闻和个人情史打转，还未曾如此深刻思考恶的谱系的社会性。在这个层面上，摩天大楼的隐喻最明白不过。这四栋大楼组成的超级小区表面熙来攘往，其实关上了门，每个住户也都关上了自家的秘密。但果真如此么？户户相通的管道线路，无所不在的保安体系，让私人生活总已进入公众领域。当美宝尸体在她的房间里逐渐分解时，其他的住户呼吸着共同排气口排出的新鲜空气。

恶是有弥漫性的，甚至成为生存的“根本”。美宝的命案曾

让大楼小区喧腾一时。但时过境迁，一切恢复常态。“无论是住户还是……过客，偌大一栋楼，吞噬了一切，再将这一切消化吐出，人们很快就会把她遗忘。”在《摩天大楼》的最后一部，陈雪以速写方式记录大楼一个月又一个月的变化——或其实没有变化。一切的一切仿佛就是鲁迅所谓“无物之阵”的循环。这是小说家对恶的考古学最后的感喟了。但绝望之为虚妄，恰与希望相同，陈雪必须写出反抗绝望的可能。

迷宫里的恋人

陈雪小说世界里的恶如影随形，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力量来自特定角色追求爱的欲望。这或许卑之无甚高论，但任何看过陈雪前此作品的读者会理解，对作家而言，爱是她唯一的救赎。但陈雪对爱的理解和叙述却是如此曲折，以致我们发觉爱与恶的关系竟可以互为因果，如影随形。美宝的爱情冒险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在摩天大楼的住户眼中，美宝人见人爱。但也恰恰她如此可“爱”，我们忽略了其中的凶险。美宝正牌的男友电信工程师大黑木讷诚实，两人也似乎心心相印。然而美宝的心另有所属，她和同住在大厦的已婚建筑师林大森进行着不伦之恋。美宝和大森原是青梅竹马，多年之后在大楼里巧遇重逢，旧情复燃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两人瞒着大森的妻子偷情，无所不为。陈雪仔细交代他们早年相濡以沫的关系，以及重逢之后的激情。因为现实

的种种阻碍，美宝与大森的爱情其实没有未来。在时间被压缩，甚至排除的前提下，他们每次的幽会就像是只此一次般的炽烈与决绝。他们热衷虐待与被虐待的性爱，甚至窒息性游戏，仿佛最后的高潮不是别的，就是死亡。

日常生活里的美宝端庄秀丽，谁能料到她在性爱中如此狂野恣肆？好像只有在肉体极致的欢愉——和痛苦——中，她才能够将所压抑的种种不堪尽情释放。大森稳重自恃，有家有业，是社会成功人士，又为了什么敢在同一栋公寓大楼里玩起恋奸情热的把戏？爱的力量摧枯拉朽，让陈雪的恋人们铤而走险，不，走火入魔：

随着时间的经过，见面次数增加，一年以来，他们除了一再地加强性的刺激，找不到其他办法来缓解这没有出路的恋情带来的悲伤，后期他们的性爱已近乎狂暴，有时甚至会在彼此身上留下伤痕，更增加了曝光的可能。

大森不知道的是，他和美宝这样的爱却也未必是她真正要的。美宝同母异父的弟弟颜俊生得挺拔俊美，兼有阴柔的魅力，但却是精神病患。美宝和颜俊相亲相爱，及至在他的证词里终于承认：“我也是她的情人之一，虽然我们从不真正肉体相交。虽然，这该是禁忌与罪恶的，但谁能阻止我们相爱呢？即使美宝也不能，当我们一同从那个死境里出走，我们就是同根同命的了，谁也不能抛弃对方。”但美宝的爱情还有另外一个更深不可测的

黑洞。那就是她的继父。从小学到高中，美宝是继父觊觎的对象，自己的母亲竟然装聋作哑。她离家出走，却怎么也摆脱不开继父的纠缠。

乱伦的阴影毁了美宝的生命。在她成长的过程里父亲从不在场，但继父所取而代之的家/法，以及他对美宝威胁，只让她创伤的根源变本加厉。在那称之为家的地方，父不父，母不母；那原该是爱的根源所在，原来早就是掏空的。美宝日后任何对爱的追寻，都是对那空洞的爱的求偿，而且永远得不偿失。当她被杀死的那一刻，爱以最邪恶的形式来回应她的企求。

环绕美宝身体/尸体的，还有其他爱的回响。美宝咖啡店里的小孟是女同志，对美宝一见倾心，但美宝不为所动，使她伤心不堪。美宝男友大黑出于对她行踪的怀疑，暗暗在她房中架设摄影机，因此看到不堪入目画面。他对美宝的爱只能在偷窥中完成，也同时幻灭。房地产中介林梦宇对美宝一向就有好感。他对大楼熟门熟路，干脆从通风口潜入，和美宝的床、美宝的衣物谈恋爱。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林大森。他是发现美宝被杀，把尸体清理以后，替它换上蕾丝洋装、抹上口红的那个人。大森与美宝的爱从来欲仙也欲死，当爱欲对象从肉体成为尸体，他恋尸的倾向浮出台面。

这些形形色色的爱情因为美宝而起灭，提醒我们在大楼其他的住户里，是否也有类似故事上演。地产中介林梦宇出入大厦多年，见多识广，也不避讳伺机与客户逢场作戏。但他终于了解他转手女人就像买卖房子一样，自己的角色就是空洞的中介。林

妻丁美琪中年罹患干燥症，苦不堪言，夫妻生活降到冰点。她却在—一个女教练的调养下，渐渐复原。罗曼史作家吴明月笔下多少千恩万爱的场面，自己却患有人群恐慌症，足不出户，遑论谈场恋爱。陈雪也不放过为酷儿角色发声的机会。但比起异性恋的千奇百怪，这些角色呕心沥血的爱情故事读来居然正常无比了。

摩天大楼是个爱欲的迷宫，曲折而阴暗。美宝不啻是这迷宫的女祭司，但也是牺牲者。美宝的冒险不禁让我们想起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阿里阿德涅（Ariadne）公主与迷宫的故事。迷宫道路机关重重，中心住着半人半兽的怪物弥诺陶洛斯（Minotaurus），随时准备吞噬被献祭的牺牲。阿里阿德涅掌握迷宫途径，为了爱，她提供英雄忒修斯（Theseus）一个线团，让他进入迷宫，自己在外接应。忒修斯杀死弥诺陶洛斯，然后持线循径走出迷宫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陈雪的恶魔的女儿没有这样的运气。她理解迷宫的险恶，但没有爱人作为前驱或接应，她必须自己闯入迷宫，面对怪兽——那恶的—本体——与之对抗。而她进得去，出不来。甚至可能发现原来怪兽狰狞的面目就如同她的父亲！她终于被怪兽吞噬。

据此我们要问，写作于陈雪，是否也如同爱的迷宫冒险？穿梭在不断分歧的甬道里，她且进且退，终而遇见——或错过——怪兽。更尖锐的问题是，她握有任何线索，能让她离开迷宫，全身而退么？

《摩天大楼》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。但陈雪提供了一个线索。那就是，美宝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有一段恋情，对象是—大楼管

理员谢保罗。这段恋情也许突兀，但对陈雪的创作非比寻常，而她有备而来：小说介绍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谢保罗。“他只是个平凡得近乎蝼蚁的男人，内心背负着无法清偿的罪咎，他孑然一身，不配得到幸福。”然而陈雪告诉我们，谢所谓内心“无法清偿的罪咎”其实完全不能归罪于他。他曾在一场意外中过失杀人，因此间接毁了一个家庭。虽然罪不在己，谢保罗却怀着一颗自我放逐的心寻找救赎。他居于社会边缘，甘愿从事一个与资历不符的大楼管理员工作，以卑微的方式活着，关心别人，不求回报。

美宝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投入保罗的怀抱。与其说他们相爱，更不如说他们互信。他们有了亲密关系，而这样的关系是协助美宝离开困境的前奏。然而小说急转直下，美宝被杀，保罗黯然离职。

保罗是小说中的善人。他对美宝的死亡无能为力，当他离开摩天大楼时，他怀着对所爱深深的悲伤与思念。比起其他角色歇斯底里的爱以及万劫不复的下场，保罗以他无条件的奉献，示范了一种不同的爱。他为陈雪的迷宫打通一条出路：一种悲悯的爱的可能。也因为如此，他让美宝的死有了淡淡宗教寓言的意义。毕竟，《圣经》中的保罗是耶稣最亲近的使徒之一。

爱的社群免疫学

谢保罗这样角色的出现，代表了陈雪对于个体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再思考。重复前述，陈雪以往的作品一再演绎恶的无所不

在，而防堵、驱逐“恶魔”、保持清明的唯一方法是爱。但她理解其间的吊诡关系。对她而言，如果爱的前提是主体将自己“毫不设防”地信托给所爱，这样的爱就不得不向各种变量开放，包括主体的背叛或被背叛，伤害，甚至主体（自我）泯灭的可能。爱到深处不仅是无怨无悔，也可能是此恨绵绵，更可能是自我掏空或两败俱伤。而在最诡谲的情况里，爱的救赎竟可能翻转成爱的弃绝，那恶的诱因。

辗转在爱的“迷宫”书写里，陈雪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。我认为她的摩天大楼虽然延伸了迷宫隐喻，却标志相当不同的空间坐标以及伦理面向。简单地说，如果“迷宫”只供恶魔的女儿和她的情人们出入，大楼则住满了千百户人家。这是一个喧闹的，充满各色相干与不相干人等的小区。美宝的爱与死就算再惊天动地，也还是要放在一个更复杂的社群脉络里来看。

这就是谢保罗微妙的位置所在。谢是大楼的管理员，负责全天候过滤出入访客，处理住户大小疑难杂症，当然最重要的，维护整个小区的安宁与秩序。良好的管理制度让大楼以内的住户住得安全舒服，也因此形成了区隔内与外，防堵闲杂人等、突发事端最重要的设置。

然而谢保罗是个称职的管理员么？他负责认真，夙夜匪懈。四十五层的地上建筑，六层地下建筑，四个小区，大大小小的卖场商店还有公司行号都在他巡逻范围内。他对住户彬彬有礼，有求必应。但他有可能太关心住户？小说一开始，陈雪就告诉我们谢保罗特别同情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少女，久而久之，同情升等为

爱慕。少女最后去世，保罗竟然私自潜入她的屋内，感伤良久。同样的，他和美宝的暧昧关系也逾越了职守。更讽刺的是，他如此“保护”美宝，却居然还是让她被人杀了。

恰在这里，陈雪铺陈了她对个人与社群伦理的尖锐观察。我的论述基于当代两种有关社群伦理的说法。阿甘本（Giorgio Agamben）的“裸命”（bare life）观指出古罗马社会里的“牲人”（homo sacer）是社会的贱民，只有裸命一条，被社会“包括在外”。正因为牲人暧昧、边缘的位置，他们被视若无睹的存在反证了社会人与非人、内与外的秩序，以及威权者行使法、又高于法的位置。^[1]而在 20 世纪，“裸命”其实内化成为现代人的宿命。不论资本主义或极权社会，各有精密方式控制成员的生命 / 政治意义。政治异议者、难民、非法移民、非异性恋者、植物人等都是存在于合法非法的边缘、或不死不活的状态。

埃斯波西托（Roberto Esposito）同意阿甘本对现代社会生命管理的观察，但指出“裸命”的运用过于僵化消极。同样从生命 / 政治管理入手，他却指出社群（community）和免疫系统（immunity）之间的辩证关系，才是现代社会性的基础。对埃斯波西托而言，社群的构成与其说取决于向心力、归属感（或持分单位），不如说对危及小区安危者的防堵与排除——也就是医学隐喻的免疫体发挥功效。社群和免疫系统间的关系不总是泾

[1] Giorgio Agamben, *Homo Sacer: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*, trans. Daniel Heller-Roazen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8).